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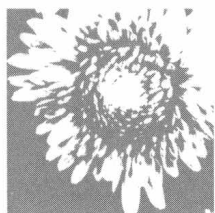
主编◎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论文丛书

从“我言”到“天使” ——里尔克的存在诗学研究

卢迎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主编◎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论文丛书

从“我言”到“天使” ——里尔克的存在诗学研究

卢迎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我言”到“天使”：里尔克的存在诗学研究 / 卢迎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6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论文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7905 - 5

I. ①从… II. ①卢… III. ①里尔克, R. M. (1875—1926) - 诗歌研究
IV. ①I52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09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奥地利诗人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年）终其一生都因被“贫困时代”中的“存在问题”击中而焦灼惶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里尔克对“存在”的诗性言说之彻透性与独特性在其同时代人中罕有相匹者，然而国内外却均无以诗人的“存在”诗学为论域，对其一生的存在之思进行周全阐发的论著，此种研究状况与里尔克的重要地位极不匹配。学界一般仅将里尔克定位成普通意义上的诗人（或是将他划入象征主义阵营，或是把他纳入现代主义名下），这种文学史的前见无疑遮蔽了里尔克的“存在”诗学的意义所在。所以，当提及“存在”诗学，学界（尤其是汉语学界）一般只会想及海德格尔的绵密哲思，而忽视掉里尔克这位以诗性言说来切问存在的巨擘，更不可能注意到他的一些诗学观念深深影响了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乃至运思措辞。因此，本书力图通过逐步清理、通达里尔克一生的“存在”之思，显明在应对现代性危机时，诗性言说路径的独特性以及诗性言说的心性价值所在。

本书以“现代性危机”为基本视域，逐步厘清里尔克一生为“存在”所牵引的“求真”运思之途，分为七个部分：导言，简扼评析现代性危机的因由及其引发的虚无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后果，从而给出里尔克诗性言说的语境。第一章，在虚无主义和技术统治论弥漫周遭的情况下，里尔克早期如何以喃喃絮语的“我言”来剖白、亲近隐匿的“存在”（《时辰书》），如何以精确的“图像”来素描“存在”在事与物中显现、给出的“影像”（《图像书》）。第二章，里尔克中期在罗丹的影响下，醒觉到“诗不是情感，而是经验”，转而朝向物本身。将面对“物”的方式改为去“经验”并写生“物”的存在现象，以及“领会”物中那隐而不彰的

人类切己存在感（《新诗集》）；“我言”对象由隐匿的“存在”上帝转向终有一死的“人”（此在）自身（《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随笔》）。第三章、第四章，因里尔克一生对“生、死、爱、欲、苦难、语言、信仰、物”等关乎“存在”的“诗思”，集中而彻底地在其晚期代表诗作《杜伊诺哀歌》中得以申述，故分为两章对该诗进行逐行解读，以厘定诗人所切问、近思一生的“存在”到底为何种模样。与该诗一道问世的两部《致奥尔夫斯的十四行诗》将作为理解《杜伊诺哀歌》的一把钥匙，穿插在对哀歌的解读中。第五章，在前两章逐行解读的基础上，总体呈现哀歌中存在之思的内在逻辑关联，并阐释其核心意象“天使”的隐喻幽旨——一种存在的激情；显然，天使意象对于以诗性言说来应对现代性危机的里尔克来说意义非凡。在诗性言说中，人在世的两个基本维度“空间与时间”由现代性的割裂时空被转化成一种有机的时空，在此一转化过程中神话修辞策略的采纳便是自然之事，它不仅使诗性言说更为方便，而且显露出人类存在的原初时代（神话时代）中语言的本质特征——能揭示意义的“诗性”。第六章，诗性言说使里尔克的“存在”诗学思想成为可能，因此有必要对诗性言说中的语言、意义和诗言的关系进行阐发，而比量胡塞尔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前期生存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晚期的语言之思无疑能为上述阐发提供一显豁视域。循此追问，诗性言说与普通言说的差异何在便绽显而出，而弄清诗性言说的独特性后，无实用性之用却有养心缮性之大用的“诗言”的价值便自然呈现。

关键词：里尔克 现代性危机 存在 诗性言说 心性价值

On Rainer Maria Rilke's Poetics of Being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an influential Austrian poe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tormented by anxiety about Being in a *desolate time* throughout his whole life, yet there are no works which analyze Rilke's poetics of Being meticulously. This book intends to analyze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Rilke's poetics of Being in the horizon of modernity crises firstly, and then indicates the poetic saying's spiritual value in an age of nihilism.

This book is in six chapters. The preface discusses the modernity crises briefly in order to define the context of Rilke's poetic saying. Chapter one examines the early period of Rilke's poetics. In the *Book of Hours*, Rilke prays in a mumble way for the sake of feeling the hidden Being, but later in *The Book of Image* he uses precise image to sketch Being revealed itself in things. Chapter two discusses the middle period of Rilke's poetics. In this period, Rilke comprehends that verses are experiences instead of simply feelings which inspired by Auguste Rodin's art theory. Then Rilke describes his experience of Being objectively in *New Poems*, expresses Dasein's anxiety and praises the idea of authentic Being-towards-death in *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 Chapter three and four analyze the late period of Rilke's poetics. Rilke's most famous long, interactive poems *Duino Elegies* are interpreted one by one and the *Sonnets to Orpheus* are used as illustrations to understand them. Chapter five reveals the *Duino Elegies*' 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robes into the metaphorization of angels in the elegized world. In poetic saying, the two dimensions—space and time of being-in-the-world, be-

come organically again in modern society, while in this process mythological rhetoric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ich takes us to the original period of language. Hence, the final chapt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poetic saying, and then manifests the unique spiritual value of poetic saying in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Rilke; Crises of Modernity; Being; Poetic Saying; Spiritual Value

存在之思是一种瘾

吴兴明

作为导师，为学生的学位论文作序似乎是一种责任，但是，一直到在电脑上敲下这一排字的此时此刻，我都仍然不知道究竟该写些什么。

我该说些什么呢？论文是那样看似轻灵，实则厚重，用力极深，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况且写的是里尔克——一个因海德格尔几乎尽人皆知的诗人，是写里尔克诗作中的存在之思。说起来，我一直不相信海德格尔阐释的里尔克是里尔克的原意，不相信里尔克的诗里包含着那么复杂深邃的存在论思想。一个诗人，他不过是天才地涌动、吟诵而已，怎么可能表达出那么复杂的哲思呢？如果哪一位诗人的诗里真的有那么复杂深邃的存在之思，他的诗还能读吗？其实，我读到里尔克差不多就是那种不忍卒读的感觉，常常真的是不知所云。我不知道卢迎伏是怎么读出那么复杂的思想的。当然了，我更不相信海德格尔在几篇文章中提到的里尔克诗作中的存在之思，竟还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写成堂堂皇皇的一本专著。

关乎此，我曾经旁敲侧击地问过卢迎伏。我有些结巴地问：“里尔克，他的诗，真的是很好么？”“当然很好！”卢迎伏的回答庄严、慎重甚至有些生气。好吧，里尔克很好。您看得出，我对自己所提的问题没什么把握。我不懂德语，不知道里尔克原文的诗读起来究竟是什么感觉。虽然对所有只读过汉语的里尔克就痴迷不已的人我一概怀疑，但是卢迎伏说很好，那一定是真的好，因为卢向来是一个说话谨慎的人。尤其在学术上，他说好一定有他的独特的领会……唉，既然他喜欢，就让他写吧。我无数次这样说服自己，用以安慰我对他的选题方向是不是能写出博士论文的怀疑——我这样说，您就知道，我这个导师在卢迎伏写这篇博士论文的过程

中实在是贡献不大。因为事实上在我被怀疑反复折磨之后，他不仅成功地写出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而且写出后各个方面都说好。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要忍不住说，在我这么多年带学生的经历中，同意卢迎伏写《里尔克的“存在”诗学研究》是最大的一次冒险。直到现在，不管是谁要以某一个诗人的存在论思想为研究对象来写博士论文，我仍然会坚决反对，因为这种设想真的是太玄了。存在之思呐，不要说还要到某人的诗里去挖掘，就是抛开一切文本资料的限制，专题性地作为哲学话题来研究，我们能说得上几句呢？

这么说，就不能不承认卢迎伏的写作技术了。他写了，从细节入手，层层深入，层层推进，反复循环，绝不重复。读下来你不能不承认他在研究展开中的缜密用力和对存在之思、对人生意义先天般的深思和敏感。我一直认为沉溺于存在之思的人都是那些心性较高而有意意义控的人。这些人时时有一种人生意义的追问和终极关怀的意愿，常常在凡俗生活中忽然生出高蹈之想，在功利追求中错误地去追寻意义，在原本流畅的生活中人为地陷入迟疑，悖于常理，敏感而孤愤，就像鲁迅说过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其实我想说，存在之思害了不少人。在我的朋友里，在我的生活周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因为20世纪80年代喜欢上了海德格尔，堕入存在之思而终生不能解脱，永远说话、行事、写文章都有着一种中式海德格尔的语气。那是一种仿佛高深而实际在根本上绝望的语气。海氏话语、海氏的故作深沉与只忠于个人内心的怪癖成了他们行事成言的基本方式。按海德格尔的教诲，他们固守于对前理解的源始状态的返回，立志于挖掘那存在之最初显现的现身情态的领会和道说。因此，这一“思入”让几乎所有的信奉者堕入了的的确确的人生诗意之本源和思想的无底洞。据说，这是开启一切之思，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的敞亮，是所谓诗性的飘忽不定的本源的呈现，是为一切普遍性、客观性、真理显现的最原始的奠基之所，是“独行者”于时代的黑暗中抵达黎明、成为先知的前兆——这就决定了，对个人来说，沉浸在这种“思”之中太过瘾了，意义太重大了，所以，许多人一旦上瘾便欲罢不能。在商业大潮席卷祖国的约30年间，这些沉得太深的海迷们因此不能与时俱进，成长为纯粹理性的动物，或者舍身为官而扶摇直上，或者写出无数本让人人都读得懂而又数得出的大部头而功成名就。他们永远在那个无底洞中念念于无法解脱的存在论的探索，絮絮叨叨，无穷无

尽，在不同说法的细枝末节的创新上惊喜不断，皓首穷经。许多话讲了无数遍他们仍然觉得有无穷的新意。他们的生活因此而困苦，人生因此而单调晦暗，其中甚至不乏得抑郁症、跳楼一死者。

我理解他们，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同道，在大约 15 年的时间里言必称海德格尔。后来累了，才懂得海氏话语的活用也是需要年轻和心力的，在这一层上，人思存在论大概跟写诗差不多。我所不理解的是卢迎伏，他现在还很年轻，但沉浸在存在之思中上瘾已经有很多年。他并不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过来人，而是那一代老式海迷们的下一辈。那么，他是因为什么呢？如果读过了这本书，您能告诉我吗？

2014 年 12 月 6 日

诗意的敞亮何以可能？

邱晓林

生活之鸡零狗碎常叫人无暇他顾：明天的课还没有备好；请人吃饭还没有定好地方；违章行车还没交罚款；腰带坏了得马上买根新的；再不结题项目就要作废……然而，一当夜阑人静，只要我们还没有疲惫得即刻合上双眼，只要还有几分钟的喘息之机，“为什么而活着”，这一良心的叩问就会像幽灵一般悄然而至，即便我们懒得搭理，即便我们厌烦了思考，它仍会像影子一样尾随我们，甚至潜入我们的梦中继续纠缠，而常常在噩梦惊醒之后，那空虚渺茫的感觉简直要令人心碎——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夸张？然而，又有谁能说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当然，大多数人不会在这种问题上太费心神，甚至可以说，他们每当意识到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像一只感觉到威胁的羚羊一般机敏地闪开。但是，却总有那么一种人，要是对此想不出个所以然，表达出个所以然，那一定就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在我看来，诗人里尔克就是这类高度神经质人物中的一个典型。虽然我们不知道，在号称小说之王的纳博科夫眼里，与卡夫卡相比，里尔克一类的诗人“不过只是侏儒或者泥菩萨”。然而，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像纳氏那样易于在炫目斑斓的细节中兴奋不已、流连忘返的人，又怎能对一个如里尔克这般具有强烈的意义渴求之人那不时涌动的内在焦虑感同身受呢？

十多年前，当我读到林克先生翻译的《杜伊诺哀歌》时，就有一种被突然击中的感觉，其故，就是因为这首诗把我一直以来那些企图表达，但总是模模糊糊而难以把握的东西好像一古脑儿全都说出来了，其痛快简直有如我第一次听到崔健的摇滚时，感觉我所有的青春期焦虑都得到了打包式的释放一样。从那个时候起，里尔克对于我来说就成了一个脑中挥之

不去的诗人。这当然得感谢林克先生的传神译笔。勃兰兑斯曾说莎士比亚在德国是和歌德、席勒一起诞生的，其意是说奥·威·施莱格尔的莎译才算真正的莎译，那么我想说的是，里尔克是经林克先生之译笔才在中国诞生的。我知道这么说很得罪人，因为在林译之前早就有人翻译过里尔克了，但问题是，如果在审美这件事情上我们都不能诚实，那恐怕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是从事文学研究这个行当的了。但遗憾的是，我一向疏懒的心智却让我无法真正领会里尔克耗十年心血写成的这首大诗，尽管我经常在酒酣耳热之际情不自禁地吟起那不凡的起句“究竟有谁在天使的阵营倾听，倘若我呼唤？”以及“当你路过/敞开的窗门，一阵琴声悠悠传来。/这一切皆是使命。但你是否完成？”一类令人无限感慨的句子。大约又过了10年，当我读到卢迎伏对于《杜伊诺哀歌》几乎是逐字逐句的解读时，我的这一遗憾终得以化解。不得不承认，这多少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而那时，他不过是一个面带腴腆、青涩未尽的年轻人，其年龄尚不足30岁。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完全通透地解读一首诗歌的意义，即便是一首短诗，往往都是十分困难的，遑论像《哀歌》这样的大诗，然而，卢迎伏却硬生生地做到了。我用“硬生生”一词，是想表达两个意思。一方面，当然是有感于这一解读之旅所展现出的不同凡响的穿透力，可以说，其阐释之光几乎照亮了这首大诗的每一个字词；但另一方面，我也有个疑问，一首诗，尤其是像《杜伊诺哀歌》这样的大诗，其意义真的可以得到如此明晰的揭示吗？或者说，一首其意义可以被阐释所完全穿透的诗歌还是一首好诗吗？说实话，这是我的困惑。因为仅就《杜伊诺哀歌》而言，我的阅读感告诉我，毫无疑问它是一首好诗，而卢迎伏的阐释也让我觉得，讲得真是有道理。其实在我看来，关于存在的困境及其突围，里尔克似乎并没有说出多少有新意的东西，似乎他所吟唱的仍然不过是那些司空见惯的主题，但令人惊诧的是，这些陈腐的主题却在里尔克的诗性言说中化腐朽为神奇，让我们为之唏嘘感叹，玩味无穷。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或许，参透其中的秘密，即里尔克“全然属己的独一性”，才是解读作为诗人而不是思想者的里尔克的关键所在。而这，也是我期望于卢迎伏未来研究的着眼所在。而且我相信，将来我们一定可以读到他更多、更精彩的经典解读。说实话，这是他最有天赋的一个领域，所以他不能浪费自己的才华，也不要犹豫在这个理论聒噪的时代还该不该做这么“笨”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多个场合，亲耳聆听过他对于诸多经典的精彩解读，其迥异

于常人的独辟之见常常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这一点也在他常令学生感慨时间过得太快的课堂上得到了强有力的印证。所以我非常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读到独具风采的卢氏《文学讲稿》，并且可以相信，即便是把它和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摆在一起也毫不逊色。

但最后，我想抛给卢迎伏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真是一个贫乏的时代吗？要是换一种眼光，换一种角度，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好的，甚至是更好的时代？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存在之弦是不是不用绷得那么紧张？当然，以我对卢迎伏的了解，以其可以整天沉浸在古典音乐中的性情倾向来看，或许他并不习惯于这样的思考，只是我觉得，他可以适当放松一些，因为当他不再紧紧地“抓”着里尔克，而是带着一点戏谑和调侃的眼光去重新打量里尔克时，或许他就可以对里尔克的“存在”诗学产生更加意味深长的领会。

2014年12月16日

目 录

导言 现代性危机视域下的里尔克“存在”诗学	(1)
一 现代性危机	(1)
二 诗人何为	(4)
第一章 从孤独的“我言”到冷硬的“图像”：里尔克早期诗学思想	(12)
第一节 时间：我言与“存在”——在时间湍流中铭刻“我言”之痕（《时辰书》）	(15)
一 时间：定时祷入“弥赛亚瞬间”	(16)
二 存在：圣言·谛听·期待	(19)
三 此在：终有一死但不可或缺	(22)
第二节 空间：我言与“图像”——将“存在”显现的“影像”素描为“图像”（《图像书》）	(26)
一 存在显现：“影像”与“图像”	(26)
二 存在·此在·物	(28)
第二章 直观“物”与经验“死”：里尔克中期诗学思想	(36)
第一节 空间：悬搁情感与直观造“物”——“物诗”（《新诗集》）	(37)
一 以辛繁的“工作”赢获“物”的“真实”存在	(37)
二 从素描“影像”到写生“现象”	(40)
第二节 时间：抵御“恐惧”与“存在”的勇气（《布里格随笔》）	(45)
一 幸与不幸	(45)

二 存在的勇气	(46)
三 视觉作品与心灵作品：由“物诗”到“思诗”	(51)
第三章 存在何为与思的经验：里尔克晚期诗学思想（上）	(53)
第一节 题解：“哀歌”与“杜伊诺”	(53)
第二节 隐喻的天使与奥尔弗斯的歌唱：“思诗”中的 存在之思（一）	(55)
一 存在的隐遁——哀歌之一	(55)
二 暧昧的存在境遇——哀歌之二	(72)
三 精神分析此在——哀歌之三	(88)
四 此在的时间性——哀歌之四	(101)
五 被抛的此在——哀歌之五	(113)
第四章 存在何为与思的经验：里尔克晚期诗学思想（下）	(127)
第三节 隐喻的天使与奥尔弗斯的歌唱：“思诗”中的 存在之思（二）	(127)
一 本真性的存在——哀歌之六	(127)
二 此在的尊严——哀歌之七	(133)
三 敞开者与此在——哀歌之八	(145)
四 诗言与存在——哀歌之九	(154)
五 原苦与此在——哀歌之十	(161)
第五章 重塑空间·时间与神话修辞	(176)
第一节 天使的隐喻与整全的空间	(177)
第二节 反击现代性时间观	(179)
一 现代性时间观念	(179)
二 里尔克的反击	(186)
第六章 诗·语言·思：诗性何在	(191)
第一节 语言的起源与意义的揭示	(192)
第二节 意识现象学与生存阐释学	(194)
第三节 源域、语言与诗	(198)
第四节 结语：诗言的心性价值	(200)
主要参考文献	(204)
“现在终于成了”	(215)

现代性危机视域下的里尔克“存在”诗学

一 现代性危机

奥地利诗人莱内·马利亚·里尔克^①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年) 终其一生都因被“贫困时代”中的“存在问题”击中而焦灼惶然: “诗人何为? 其歌唱正在走向何方? 在世界黑夜的命运中, 诗人到底何所归依?”^② 时代之所以贫困, 乃因“痛苦、死亡、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了”^③, 而本质领域之所以自行隐匿, 皆因“现代性”释放出了两种危险学说——“虚无主义和技术统治论”。^④ 那么, 究竟何为“现代性”? 缘何它匿藏如此凶险之物?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英文 *modernity* 一词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 原始之义为“成为现代”(being modern)。而 Modern 一词来自后期拉丁文 *modenus*, *modenus* 又可追溯到拉丁文 *modo*, 其含义是“此刻、现在”。英文 *modern* 一词的最早含义相当于 *contemporary*, 意为“现在存在的事物或此时此刻”。直到 19 世纪, *modern* 和 *mo-*

① 虽然里尔克是一个多文体写作之人, 但本书出于对其写作品质的通盘考量, 而称他为一位荷尔德林意义上的“诗人”——“受过神授教育, 本身无所作为而又无忧无虑, 但为上苍所凝视而又虔诚的人”, 而非笼统地称之为“作家”。茨威格:《告别里尔克》, 载《里尔克散文选》, 绿原等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 页。

② Martin Heidegger, *Off the Beaten Track*,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ulian Young & Kenneth Hay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41.

③ [德]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 孙周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88 页。

④ [加] 莎蒂亚·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 刘华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78 页。虚无主义与技术统治论的标志性概念是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和韦伯的“技术铁笼”。

dernity 才由“非古代的、非古典的”等负面意谓赢获诸如“改善的、有效率的”等正面意谓。大体而言，西方学者主要在三种意义上使用 modernity 一词：用它指涉某段历史时期（period），可译作现代；以之揭示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某种独特品质（quality），可译作现代性；以其表达现代人不同以往的新鲜体验感（experience），可译作现代性体验。显然，modernity 一词所具有的三种含义是彼此关联的，即置身社会之中的人，由于自身体验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时间在先），在对社会的独特品质进行反思之后（逻辑在先），将之命名为现代社会。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黑格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韦伯等众多思想家虽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对“现代”所界定的具体历史时期指涉却又大体一致（“现代”指的是中世纪之后的那个时代），这是因为他们都从历史事实出发看出中世纪之后的人遭遇到了某种新的体验。那么，就需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使现代人对周遭世界的体验感产生了质的变化以及他们究竟“依据什么”把这段时期命名为“现代”呢？在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重大事件的一并冲击之下，人类固有的时空经验与文化信仰日渐式微，失却传统信念庇护之人不得不对“此种变动的独特性”（“现代性”）进行反思，对新的意义居有形式进行筹划。在西方思想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位对“此种变动的独特性”进行把握，即清晰地阐释现代概念并将其“升格为哲学问题”^①的思想家。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将希腊、罗马世界之后的西方社会统称为日耳曼世界（Germanic world），日耳曼世界又可界分为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圣父的王国）、中古时代（圣子的王国）与现代（精神的王国）。黑格尔之所以做出此种界分，乃是他察悉到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有意识地‘理性’所规定，道德与传统的惯例俱丧失了其有效性；任何被提出的权利要求，都需根据理性的原则来证明自身之合法性”。^②概言之，黑格尔洞悉到在现代人的体验之中，存有某种与前现代社会相比不同的、可名之为“现代性”的独特品质。黑格尔认为它就是建立在自由（freedom）与反思（reflection）基础之上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原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16.

② 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 Sibree,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1, p. 362.